

出發前留遺言 誓死護運 8 吋榴砲抵金門



↑楊禮綱（右）於民國47年護運扭轉戰局的8吋榴砲至金門。（圖／楊禮綱）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起，中共瘋狂砲擊金門島，一個月來，金門一五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平均每坪遭受六發以上砲彈轟炸，致使金門幾乎彈盡糧絕。由於機場跑道被毀，只能靠空投方式補給物資。猶記空投物資時，麵粉像雪花一樣飄落大地。

誓死完成任務

民國四十七年，我任職海軍二八八九陸艦隊上尉副艦長。九月十八日，於澎湖馬公海軍基地接受先總統蔣公訓示，並受海軍總司令梁序昭副司令，運送五門八吋榴砲至金門，負保衛中華民國之責。各級幹部相繼留下遺言，於午後在美國第七艦隊十二艘驅逐艦及一艘救生艦護航下，浩浩蕩蕩直驅金門。

九月十九日凌晨，抵達金門外海。凌晨三時，在美國第七艦隊十二艘驅逐艦及一艘救生艦一字排開護衛下，我軍登陸金門第八號灘頭，順利將五門八吋榴砲送至金門。隨後我軍艦隊向澎湖馬公海軍基地返航，美艦官兵徹夜未眠，待我艦返航時，一陣歡呼，慶祝圓滿達成任務。

榴砲威力強大

八吋榴砲威力之大無與倫比，於九月二十二日只發五枚，幾十公里中彈點，約一千公尺直徑範圍內，空氣抽乾，動物全死。中共廈門水庫、福州圍頭陣地各中一發，水庫破損，淹沒了七個村，後來於海上撈屍達二千餘具。

當時中共喊話：「國民黨殘酷，竟發射『原子彈』！」其實我們發射的是「八吋榴砲」。隨後中共毛澤東觀其戰況，即宣布：「兩岸都是兄弟，自家人不打自家人。」從此兩岸再無戰火，後來所謂「單打雙不打」中的「單打」，打的是「宣傳彈」。

美將榴砲運回

美國援助我方的五門自走式八吋榴砲，均在美軍的兩名官兵監控操作下而為，不到一個月，待局勢較穩定後，美軍就把五門八吋榴砲運回美國了。

假如當初五門砲交與我軍持有，反攻大陸早已實現，畢竟八吋榴砲殺傷力太大了，我方根本不必打，砲彈著陸點一千公尺直徑範圍內，人皆死亡，我軍只需清掃戰場即可，此誠為美、中憾事。

【作者速寫】楊禮綱，三十八年青年軍二〇一師六〇二團第二營入伍，四十二年考入政工幹校（今為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）第二期政治系，四十四年分發至海軍服役，六十二年海軍上尉退伍。

生逢動盪時代 希冀國富民安



↑王啓順（後）與何應欽在欣欣公司合影。（圖／王啓順）

我於民國二十二年生於江西臨川，年少時因家中經濟環境不佳，為體恤父母工作辛勞，並報效國家，我毅然投身軍旅。

民國三十八年，政府從大陸撤守來臺。我隨陸軍第十九軍軍長劉雲瀚、第十八師師長尹俊、五十二團團長孫竹筠、二營營長黃亞、機槍連連長騰長雲，翻山越嶺由贛南、閩西撤至廣東汕頭集結。

經歷古寧頭戰役

我原奉命協防舟山群島，十月十九日奉命改援金門，由汕頭出發。原定二十二日晚抵達金門南岸料羅灣，因風浪過大無法登陸，至二十四日晚，陸續上岸，二十五日凌晨即遇共軍。當時我擔任機槍手，朝共軍全力攻擊，戰火激烈，砲聲隆隆，槍管火紅發燙。這場古寧頭戰役在大家奮勇應戰下，奠定了臺灣長治久安的基礎。

古寧頭戰後，由於我在軍中學習力強，勤奮、認真負責，於民國五十五年獲頒忠勤勳章。後來奉調至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，更有幸追隨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，於何應欽上將位於臺北市牯嶺街的官邸，執行維安、接待賓客等任務。至今仍記得何上將待人親切、平易近人，尤其對屬下十分關愛。

含飴弄孫團圓樂

民國五十九年，我自軍中退伍，轉任欣欣大眾市場（今為欣欣百貨）管理部副理，那時欣欣大眾市場經營的項目包括百貨商場、美食街、大眾保齡球館、電影院及太陽城餐廳等，期間我曾追隨徐世材、劉大鵬、張孔容、劉慶生、吳信、陳奎俊、鍾志成、李鳴皋等多位董事長，在繁重工作中，依然全心全力達到長官及公司的期許。

後來因身體因素，於民國八十四年申請退休，過著含飴弄孫的生活，也與家人一起至各地旅遊，如：加拿大、澳洲、日本、香港、大陸等地，享受團圓樂。民國七十六年，兩岸開放探親，我與妻子曾三度到江西臨川探視親人，唯父母都已過世，親人只剩下姐姐、弟弟及妹妹，無緣再見父母一面，令我不勝唏噓。

重返金門心激動

民國七十八年，我參加「慶祝古寧頭戰役勝利四十周年參戰官兵」慶活動，由張人俊中將帶領第一梯七十七位參戰官兵至金門參訪三天，同時緬懷為國犧牲的同袍弟兄，受到當地軍民熱烈歡迎。重新踏上曾經浴血奮戰的土地，內心激動萬分。感謝國防部及輔導會精心策畫安排，讓我有機會回憶當時，並看到金門建設的繁榮與進步，真是不虛此行。

回顧一生，精采不已。年少時生逢動盪時代，隨軍參加古寧頭戰役，來臺後成家立業，有幸過著樸實、安居樂業的生活。在此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希望國家在安定富足的環境中，創造更美好的未來。

【作者速寫】王啓順，三十八年入伍，五十九年陸軍准尉退伍。曾任欣欣大眾市場管理部副理。

一輪明月萬里情

一輪明月萬里情，鐵馬關河照月明。戍邊戰士的情懷，熱情豪邁中總帶點落寞與鄉愁，一封家書，幾句情話，是長久懸居碉堡坑道的一線光明，而中秋月圓則是心中最難堪受時刻。

民國七十四年五月，我帶著一只黃埔背包，航渡臺灣海峽，千里迢迢到金門島。踏上料羅灣碼頭那一刻，心知未來兩年歲月都將在這島上度過，卻沒有太多想法，軍人，就是這麼回事。揹起背包，挺起脊梁，不管前方是風是雨，邁開大步便往這個島嶼前進。

剛到三五營砲一連報到，沒幾天就參加全島大演習。坐在戰車上，幾天時間跑遍了整個金門島，也打完所有的反擊案。那時在古寧頭海邊的木麻黃防風林裡，從五倍望遠鏡中第一次看到對岸海邊拾貝的漁民、一棟棟四方型房子，再遠，看到遙遠的山巒起伏。



↑王啓順（最後排左6）於民國78年曾返金門參加古寧頭戰役40周年紀念活動，並與當年的參戰官兵合影。（記者林建榮／翻攝）

那是敵方，是一水之隔的禁地，幾年來所受的軍事教育及根深蒂固的思想，在這小小的島上，在這濱海防風林中，真實體現了出來。

後來我調到三六營任連輔導長，九月一日生效，很快的，九月二十九日就是「中秋節」。那時外島生活各種條件都差，官兵離鄉背井，到了中秋節更加思念親人，更需要心靈上的撫慰，的確該給官兵一個輕鬆的活動。當時營部規定各連要辦中秋晚會，在基層連隊，就是輔導長的任務。

國旗、國父遺像和國父遺囑是現成的晚會看板，再掛上橄欖綠的軍用毛毯，就有夜空的味道，此外，還要一輪明月、一棵象徵台灣熱帶風情的椰子樹。我們用金黃色壁報紙剪出大大的月亮，再剪一棵寫意的椰子樹貼上去，背後架起一座木質的簡陋樓梯，剪了「中秋晚會」四個大字掛上去。雖然樸實，但多少散發出中秋夜味道。

靜態布景定案了，更重要的是動態節目。我讓弟兄們自行發想，編排三到五分鐘的節目，中間再穿插抽獎活動，兩個小時以內結束，接著讓弟兄們去烤肉。忙了一個禮拜，終於到了月圓夜。我們在營集會場辦起中秋晚會，來自四面八方的弟兄把一身本事拿了出來：原住民山歌、原住民舞蹈、青春熱舞、卡拉OK、相聲等。一個多小時的晚會，讓久駐外島的年輕戰士暫時放下思鄉之苦。

接下來有人在連集會場架起烤肉架，有人跑到沙盤教室生火，有人在木麻黃樹下聊天喝飲料，陣陣撲鼻的肉香隨著白煙四處飄散，明亮的月光或隱或現地照著邊關島嶼。這時候，大夥卸下戰地緊張的盔甲，對月當歌，盡情歡樂，謹記這個花崗島上、坑道口外難忘的戰地中秋。

【作者速寫】蔡富禮，陸軍官校五十二期砲兵科、陸軍指揮參謀學院（今為國防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）八十二年班畢業，國防部長辦公室內上校參謀退伍。曾獲國軍文藝金像獎、聯合報新詩獎、玉山文學獎等，並有多本著作。

眷村中秋 懷念的人情味

我出生在政府轉進臺灣後第五年，也就是民國四十二年。那時三軍雖然枕戈待旦、戰備不歇，但軍人及眷屬已安居。其中空軍除防砲警衛駐地防衛外，其餘作戰、修護、航管、補給等單位是上下班制，親子互動密切，眷村各種活動也熱鬧些。

兒時住在桃園大華空軍建國四村，最初房舍是木板屋，每戶門與門相對，中間有走廊，大家都在門前走廊上烹煮三餐。後來木板屋改建成磚造平房，院子再圍以竹籬，生活品質有了很大的改善。當時眷村婦女很少外出上班，每日辛勞操持家務，打理全家大小生活。我的母親從早上五點準時早餐及飯盒開始，一直忙到深夜才得休息，工作量甚重。即使如此辛勞，母親準備傳統節慶事務絕不馬虎，並把大陸家鄉的風俗習慣帶到臺灣。

「中秋節」是國人重視的傳統節日之一，節日前，家裡已備妥月餅、文旦，母親也在中秋節前一、二天開始做「巧果」——把麵糰揉好、擀成皮、切成長條，做成各式造型：麻花、小魚、元寶等，然後放入油鍋炸，一炸就熟，足夠孩子們在中秋賞月享用。

中秋節上午，父母親便開始準備晚上的團圓餐，孩子們也會幫忙殺雞、鴨等，一直忙到傍晚，除了在軍中的大哥難得回來，大家圍坐享用美食。飯後，在院子裡擺好桌椅，月餅、文旦、巧果上。



↑劉先昌很懷念早期眷村歡度秋節方式。（圖／劉先昌）



↑民國74年9月29日中秋夜，蔡富禮（右）與王台民學長攝於晚會看板前。（圖／蔡富禮）

近年來傳統節氣逐漸式微，但多了社區秋節晚會。除了應景的月餅、文旦、瓜果外，秋節晚會節目不外乎是唱歌、舞蹈，與早期秋節時的民俗曲藝大不相同，這應該與時代改變，受綜藝節目影響，及由平房住進高樓，人情味逐漸趨於淡薄有關，讓我不禁懷念起早期眷村歡度秋節方式，光景彷彿就在昨日。

【作者速寫】劉先昌，政戰學校（今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）二十二期影劇系畢業，曾任陸國劇隊隊長。